

新唐書

宋 歐陽修 宋 祁 撰

新唐書

第 一 二 冊
卷八〇至卷九七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唐書卷八十

列傳第五

太宗諸子

常山王承乾 鬱林王恪 成王千里 吳王琬 信安王禕 趙國公暉

嗣吳王祗 嗣吳王巖 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蔣王惲 之芳

越王貞 琅邪王冲 紀王慎 義陽王琮 曹王明 嗣曹王皋 象古 道古

太宗十四子：文德皇后生承乾，又生第四子泰、高宗皇帝，後宮生寬，楊妃生恪，又生第六子愔，陰妃生祐，王氏生惲，燕妃生貞，又生第十一子囂，韋妃生慎，後宮生簡，楊妃生福，楊妃生明。

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，生承乾殿，卽以命之。武德三年，始王常山郡，與長沙、宜都二王同封。俄徙中山。太宗卽位，立爲皇太子。

甫八歲，特敏惠，帝愛之。在諒闇，使裁決庶政，有大體，後每行幸，則令監國。及長，好聲色慢游，然懼帝，祕其迹。臨朝，言諄諄必忠孝，退乃與羣不逞狎慢。左右或進諫，危坐斂容，痛自咎，飾非辯給，諫者拜答不暇，故人人以爲賢而莫之察。後過惡寢聞，宮臣若孔穎達、令狐德棻、于志寧、張玄素、趙弘智、王仁表、崔知機等皆天下選，每規爭承乾，帝必厚賜金帛，欲以厲其心。承乾慙不悛，往往遣人陰圖害之。時魏王泰有美名，帝愛重。而承乾病足，不良行，且懼廢，與泰交惡。泰亦謀奪長，各樹黨。

東宮有俳兒，善姿首，承乾嬖愛，帝聞震怒，收兒殺之，坐死者數人。承乾意爲泰告，望甚。內念兒不已，築室圖其象，贈官樹碑，爲起冢苑中，朝夕祭。承乾至其處裴回，涕數行下，愈怨懟，稱疾不朝，累數月。

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，學胡人椎髻，翦綵爲舞衣，尋橦跳劍，鼓鞀聲通晝夜不絕。造大銅鑪，六熟鼎，招亡奴盜取人牛馬，親視烹燂，召所幸廝養共食之。又好突厥言及所服，選貌類胡者，被以羊裘，辮髮，五人建一落，張氈舍，造五狼頭纛，分戟爲陣，繫幡旗，設

穹廬自居，使諸部斂羊以烹，抽佩刀割肉相啗。承乾身作可汗死，使衆號哭顰面，奔馬環臨之。忽復起曰：「使我有天下，將數萬騎到金城，然後解髮，委身思摩，當一設，顧不快邪！」左右私相語，以爲妖。又髹氈爲鎧，列丹幟，勒部陣，與漢王元昌分統，大呼擊刺爲樂。不用命者，披樹扶之，或至死，輕者輒腐之。嘗曰：「我作天子，當肆吾欲；有諫者，我殺之，殺五百人，豈不定？」

又召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、刺客張師政、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，不克，遂與元昌、侯君集、李安儼、趙節、杜荷鑱臂血啗之，謀以兵入西宮。貞觀十七年，齊王祐反齊州，承乾謂承基等：「我宮西牆，去大內正可二十步棘耳，豈與齊州等？」會承基連齊王事繫獄當死，卽上變。帝詔長孫无忌、房玄齡、蕭瑀、李勣、孫伏伽、岑文本、馬周、褚遂良雜治，廢爲庶人，徙黔州。十九年死，帝爲廢朝，葬以國公禮。

子象，爲懷州別駕，厥鄂州別駕。開元中，象子適之爲宰相，贈還承乾始王，象越州都督、郇國公。

楚王寬，武德三年，出後楚哀王，蚤薨，貞觀初追封。

鬱林王恪，始王長沙，俄進封漢。貞觀二年徙蜀，與越、燕二王同封。不之國，久乃爲齊州都督。帝謂左右曰：「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？但令早有定分，使外作藩屏，吾百歲後，庶兄弟無危亡憂。」十年，改王吳，與魏、齊、蜀、蔣、越、紀六王同徙封。授安州都督。帝賜書曰：「汝惟茂親，勉思所以藩王室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。外之爲君臣，內之爲父子，今當去膝下，不遺汝珍，而遺汝以言，其念之哉！」坐與乳媼子博簞，罷都督，削封戶三百。高宗卽位，拜司空、梁州都督。

恪善騎射，有文武才。其母隋煬帝女，地親望高，中外所向。帝初以晉王爲太子，又欲立恪，長孫无忌固爭，帝曰：「公豈以非己甥邪？且兒英果類我，若保護舅氏，未可知。」无忌曰：「晉王仁厚，守文之良主，且舉棋不定則敗，況儲位乎？」帝乃止。故无忌常惡之。永徽中，房遺愛謀反，因遂誅恪，以絕天下望。臨刑呼曰：「社稷有靈，无忌且族滅！」四子，仁、璋、琨、境並流嶺表。顯慶五年，追王鬱林，爲立廟，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爲鬱林縣侯以嗣。神龍初，贈司空，備禮改葬。

光宅中，仁遇赦還，適會榮以罪斥，故得襲鬱林縣男，歷岳州別駕，爵郡公。嘗使江左，州人遺以金，拒不內。武后遣使者勞曰：「兒，吾家千里駒。」更名千里。自天授後，宗室賢者多株翦，唯千里詭躁不情，數進符瑞諸異物，得免。中宗反正，改王成紀。未幾，進王成。

節愍太子誅武三思，千里與其子天水王禧率數十人斬右延明門以入。太子敗，誅死，籍其家，改氏「蝮」。睿宗立，詔還氏及官爵。

璋蚤卒，中宗追封朗陵王。子玳，出繼蜀王愔。開元中，以傍繼國改封廣漢郡王，遷太僕卿同正員，薨。

琨，武后時歷六州刺史，皆有名。聖曆中，爲嶺南招慰使，安輯反獠，甚得其宜。卒，贈司衛卿。神龍初，贈張掖郡王。開元中，以子禕貴，追封吳王。

禕少有志尚，事繼母謹，撫異母弟祗，以友稱。當襲封，固讓祗，中宗嘉其意，特封嗣江王，以繼舊後。開元時，亦以傍繼徙信安郡王。累爲州刺史，治嚴辦。遷禮部尚書、

朔方節度使。

初，吐蕃據石堡城，數盜塞，詔禕與河西、隴右議攻取。既到屯，諏日進師。或謂：「城險，賊所愛，必固守。今兵深入，有如不捷，吾軍必奔，不如持重伺賊勢。」禕曰：「人臣之節，豈憚險不進乎？必衆寡不敵者，吾以死繼之。」於是分兵追賊路，督諸將倍道進，遂拔之。自是河、隴諸軍游弈，拓地至千里。玄宗喜，更號其城曰振武軍。

契丹牙官可突于叛，詔拜忠王爲河北道行軍元帥討之，敕禕以副。王不行，故禕率裴耀卿諸將分道出范陽北，擊二蕃，破之，禽酋長以還，餘部竄伏。加開府儀同三司，領關內支度營田採訪處置使，授二子官。

禕功多，執政害之，賞不讎，爲當時所恨。久之，擢兵部尚書，爲朔方節度大使。坐事下除衢州刺史。歷滑、懷二州。天寶初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明年，遷太師，未拜，薨。

禕治家嚴，教子有法度，故頡、嶧、峴皆顯。

頡性質厚，歷宦有美名，以王孫封趙國公。楊國忠亂政，悉斥不附己者。頡由考功郎中拜睢陽太守，以清簡爲二千石最。方入計，而玄宗入蜀，卽走行在。除武部侍郎，兼御史大夫。俄拜蜀郡太守、劍南節度採訪使。郭千仞反，與陳玄禮共討平之。上皇還京，遷戶

部尙書，改越國。

乾元元年，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慰觀察使。都統之號，自岷始。明年，宋州刺史劉展有異志，詔拜展爲淮南節度使，密詔岷與揚州長史鄧景山圖之。時展強扈，既受詔，卽悉兵度淮，岷、景山拒之，戰壽春，敗績，岷走丹楊。詔貶袁州司馬，卒于官，贈揚州大都督。弟峴別傳。

祇封嗣吳王，出爲東平太守。安祿山反，河南、陳留、滎陽、靈昌相繼陷，祇募兵拒賊，玄宗壯之。累遷陳留太守，持節河南道節度採訪使。歷太僕、宗正卿。代宗大曆時，祇既宗室老，以太子賓客爲集賢院待制。是時，勳望大臣無職事者皆得待詔于院，給殮錢署舍以厚其禮，自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爲之。

子獻，以廕補五品官。祇薨，兄岷得罪，乃以獻嗣王。累至宗正卿，檢校刑部尙書。薨，贈太子少保。性介直，面刺人短。歷官清白，居室不能庇風雨。收恤甥姪，慈愛過人，家無留儲，公卿合賻乃克葬。

境，神龍初封歸政郡王，歷宗正卿，坐千里事，貶南州司馬。

濮恭王泰字惠褒。始王宜都，徙封衛，繼懷王後。又徙封越，爲揚州大都督。再遷雍州牧、左武侯大將軍。改王魏。帝以泰好士，善屬文，詔卽府置文學館，得自引學士。又以泰大腰腹，聽乘小輿至朝。司馬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，如古賢王。泰乃奏撰括地志，於是引著作郎蕭德言、祕書郎顧胤、記室參軍蔣亞卿、功曹參軍謝偃等撰次。衛尉供帳，光祿給食，士有文學者多與，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，門若市然。泰悟其過，欲速成，乃分道計州，繙緝疏錄，凡五百五十篇，歷四期成。詔藏祕閣，所賜萬段。後帝幸泰延康坊第，曲赦長安死罪，免坊人一年租，府僚以差賜帛。

又秦月稟過皇太子遠甚，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：「聖人尊嫡卑庶，謂之儲君，故用物不會，與王共之，庶子不得爲比，所以塞嫌萌，杜禍源。先王制法，本諸人情，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，庶子雖愛，不得過嫡子。如當親者疏，當尊者卑，則私恩害公，惑志亂國。今魏王稟料過東宮，議者以爲非是。昔漢竇太后愛梁王，封四十餘城。王築苑三百里，治宮室，爲複道，費財鉅萬，出警入蹕，一不得意，遂發病死。宣帝亦驕淮陽王，幾至於敗，輔以退讓之臣，乃克免。今魏王新出閣，且當示以節儉，自可在後月加歲增。又宜擇師傅，敦以謙儉，

勉以文學，就成德器，此所謂聖人之教，不肅而成也。」

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，侍中魏徵亦言：「王爲陛下愛子，欲安全之，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。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，昔海陵居之矣，論者爲不可。雖時與事異，人之多言，尙或可畏。又王之心亦弗遑舍，願罷之，成王以寵爲懼之美。」帝悟，乃止。

時皇太子承乾病蹇，泰以計傾之，乃引駙馬都尉柴令武、房遺愛等布腹心，而韋挺、杜楚客相繼攝府事。二人者，爲泰要結中朝臣，津介賂遺，羣臣更附爲朋黨。承乾懼，陰遣人稱泰府典籤詣玄武門上封，帝省之，書言泰罪，帝怒，卽遣捕詰，不獲。既而太子敗，帝陰許立泰，岑文本、劉洎請遂立泰爲太子。長孫无忌固欲立晉王，帝以太原石文有「治萬吉」，復欲從无忌。泰微知之，因語晉王：「爾善元昌，得無及乎？」王憂甚，帝怪之，以故對，帝憮然悟。會召承乾譴勒，承乾曰：「臣貴爲太子，尙何求？但爲泰所圖，與朝臣謀自安爾。無狀之人，遂教臣爲不軌事。若泰爲太子，正使其得計耳。」帝曰：「是也，有如立泰，則副君可詭求而得。使泰也立，承乾、治俱死；治也立，泰、承乾可無它。」卽幽泰將作監，解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將軍，降王東萊。因詔：「自今太子不道，藩王窺望者，兩棄之，著爲令。」然帝猶謂无忌曰：「公勸我立姁奴，姁奴仁懦，得無爲宗社憂，奈何？」姁奴，高宗小字。

泰尋改王順陽，居均州之鄖鄉。帝嘗持泰表語左右曰：「泰文辭可喜，豈非才士？我心念泰無已時，但爲社稷計，遣居外，使兩相完也。」二十一年進王濬。高宗卽位，詔泰開府置僚屬，車服羞膳異等。薨鄖鄉，年三十五，贈太尉、雍州牧。二子：欣、徽。

欣嗣王，武后時爲酷吏所陷，貶昭州別駕，薨。子嶠，神龍初得嗣王。開元中爲國子祭酒，以罪貶鄧州別駕，薨。徽封新安郡王。

庶人祐字贊。武德八年，王宜陽，進王楚，又王燕，已乃封齊，領齊州都督。貞觀十一年始歸國。明年入朝，以疾留京師。其舅尚乘直長陰弘智，儉人也，說祐曰：「王兄弟多，卽上萬歲後，何以自全？要須得士自助。」乃引客燕弘，信謁祐，祐悅，賜金帛，使募劍客。十五年還州。

初，帝用王府長史、司馬，必取骨鯁敢言者，有過失輒聞。而祐溺羣小，好弋獵，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，帝以輔王無狀，免之，更用權萬紀。萬紀性剛急，以法繩祐。有咎君譽、梁猛虎者，騎射得幸，萬紀斥之，祐私引與狎昵。帝數以書讓祐，萬紀恐并獲罪，卽說祐曰：「王，上愛子，上欲王改悔，故數教責王。誠能飭躬引咎，萬紀請入朝言之，上意宜解。」祐因

上書謝罪。萬紀見帝，言祐且自新，帝悅，厚賜萬紀，而仍譙戒祐。祐聞萬紀見勞，而已蒙責，以爲賣己，益不平。會萬紀又以疑貳繫君耆等，制祐不出國門，悉暴祐罪于朝，祐不勝忿。有詔刑部尙書劉德威臨訊，頗實，帝召祐、萬紀還京師。祐與燕弘亮等謀，射殺萬紀，支解之。左右勸祐遂發兵，乃募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悉發，私署左右上柱國，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，托東、托西等王，斥庫貲行賞，驅人築堞浚隍，繕甲兵。人惡之，皆夜縋亡去。

詔兵部尙書李勣與劉德威發便道兵討之。祐日夜引弘亮等五人對其妃宴樂。語官軍，則弘亮妄言：「王毋憂，右手持酒，左手刀拂之。」祐信愛弘亮，聞之喜。帝手敕祐曰：「吾常戒汝勿近小人，正爲此耳。往吾子，今國讎，我上慙皇天，下愧后土。」題畢，涕而遣。祐檄諸縣，縣輒以聞。祐窮蹙，上表曰：「臣，帝子也，爲萬紀讒搆，上天降靈，罪人斯得。臣狂失心，愉悅驚悸，左右無兵，卽欲顛走，所以頗仗械以自衛護。」時勣未至，而青、淄等州兵已集。或勸祐虜子女走豆子，祐爲盜，計未決，兵曹杜行敏夜勒兵鑿垣入，祐與弘亮等閉門拒，至日中，行敏呼曰：「吾爲國討賊，不速降，且焚。」士積薪，祐乃出，執送京師。賜死內侍省，貶爲庶人，葬以國公禮。詔齊州給復一年，擢行敏 巴州刺史，封南陽郡公。

祐喜養鬪鴨，方未反，狸鬪鴨四十餘，絕其頭去。及敗，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。

祐之亂，州人羅石頭數祐罪，以刀直前刺祐，不克，殺之。詔贈亳州刺史。

嘗引騎徇邑聚，野人高君狀曰：「上親平寇難，土地甲兵不勝計。今王以數千人爲亂，猶一手搖泰山，又如君父何？」祐擊禽之，愧其言，不能殺。詔擢榆社令（二）。

蜀悼王愔，貞觀五年始王梁，與郾、漢、申、江、代五王同封。徙王蜀，實封八百戶。出爲岐州刺史。數畋游，爲非法，帝頻責教，不悛，怒曰：「禽獸可擾於人，鐵石可爲器，愔曾不如之！」乃削封戶及國官半，徙虢州。久之，還戶，增至千。復出馳弋，敗民稼。典軍楊道整叩馬諫，愔摔擊之。御史大夫李乾祐劾愔罪，高宗怒，貶黃州刺史。擢道整匡道府折衝都尉。

吳王恪得罪，愔以母弟廢爲庶人，徙巴州。俄封涪陵王，薨。咸亨初，復爵土，贈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，以子璠嗣王。璠，武后時謫死歸誠州。神龍初，以朗陵王瑋子禴嗣（三）。

蔣王惲，始王郾，又徙王蔣，拜安州都督，賜實封千戶。永徽三年，徙梁州。惲造器物

服玩，多至四百車，所經州縣騷然護送，爲有司劾奏，詔貸不問。上元中，遷箕州刺史。錄事參軍張君徹誣告惲反，詔使者按驗，惲惶懼自殺。高宗知其枉，斬君徹，贈惲司空、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三子：煒、煌、休道。

煒初王汝南郡，惲薨，遂嗣王，爲武后所害。神龍初，以嫡孫紹宗爲嗣蔣王，薨，子欽福嗣，爲率更令。

煌封蔡國公。孫之芳，有令譽，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。祿山反，自拔歸京師。歷工部侍郎、太子右庶子。廣德初，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，被留二歲乃得歸。拜禮部尙書，改太子賓客。

休道子琚，神龍初封嗣趙王，開元中改王中山。

越王貞，始王漢，後徙原，已乃封越。貞善騎射，涉文史，有吏幹，爲宗室材王。武后初，遷累太子太傅、豫州刺史。中宗廢居房陵，貞乃與韓王元嘉及王子黃公譔、魯王靈夔、王子范陽王譔、霍王元軌、王子江都王緒，及子琅邪王沖計議反正。

垂拱四年，明堂成，悉追宗室行享禮，共疑后遂大誅戮不遺種，事且急，譔乃矯帝璽書

賜沖曰：「朕幽繫，諸王宜卽起兵。」於是命長史蕭德琮募兵，告諸王師期。八月，沖先發，諸王莫有應者，獨貞將兵攻上蔡，破之，而沖已敗。貞稍徇屬縣，得士七千，列五營。貞爲中營，以裴守德爲大將軍，領中營；趙成美爲左中郎將，領左營；閻弘道爲右中郎將，領右營；安摩訶爲郎將，領後軍；王孝志爲右將軍，領前軍。以韋慶禮爲司馬，署官五百。然脅誘無鬪志，家童皆佩符以辟兵。九月，后遣左豹韜衛大將軍麴崇裕、夏官尙書岑長倩率兵十萬討之，以鳳閣侍郎張光輔爲諸軍節度，乃下詔削貞父子屬籍，改氏「虺」。崇裕等次豫州，貞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，兵潰，貞乃閉門守。守德者，驍勇士。貞始起，以女妻之，委以腹心。至是，欲殺貞自贖。會軍薄城，家人白貞：「今事乃爾，王豈受戮辱者邪？」卽仰藥死。規自殺，守德與主俱縊。起凡二十日敗。始，貞臨水自鑒，不見其首，惡之，未幾及禍。

沖，貞長子也。好學，勇而才，累遷博州刺史。初發，有士五千，度河趣武水，武水令告急魏州，州遣莘令馬玄素領兵先乘城，沖攻之，因風，積薪焚其門，火作風反，衆心沮解，其屬董元寂誦言：「王與國家戰，乃反爾。」沖斬以徇，衆懼，遂潰，唯家僮數十從之，乃走博州，爲當關刺死。后命丘神勣討之，兵未至，沖已死，起七日敗。二弟藹、溫，常山公，坐死。溫以前告，流嶺南。

初，貞騰檄壽州刺史趙瓌，諭以興兵且假道。瓌得檄，許爲應。瓌妻常樂長公主亦趣諸王蚤立功，故瓌與主皆死。濟州刺史薛顗與其弟紹謀應沖，率所部庸、調、治兵募士，沖敗，下獄死。顗，駙馬都尉瓘之子，母城陽長公主，封河東縣侯。紹尚太平公主，擢累右玉鈐衛員外將軍，以主婿不加戮，餓死河南獄。

神龍初，敬暉等奏沖父子死社稷，請復爵土，爲武三思等沮罷。開元四年，乃復爵土，有司諡死不忘君曰敬。五年，又詔：「王嗣絕國除，朕甚悼焉。其以貞從孫故許王子夔國公琳嗣王，奉王祀。」琳薨，爵不傳。

貞最幼，息珍子謫嶺表，數世不能歸。開成中，女孫持四世喪北還，求祔王塋。詔嘉憫，敕宗正寺、京兆府爲訪其兆，非陪陵者聽葬。女名元眞，爲道士。

紀王愼，始王申，後徙紀，食戶八百。貞觀中，遷襄州刺史，以治當最，天子璽書勞勉，人爲立石頌德。二十三年，進戶至千。文明初，累遷太子太師、貝州刺史。愼少好學，善星步，與越王齊名，當世號「紀越」。

初，貞連諸王起兵，愼知時未可，獨拒不與合。將就誅而免，改氏「虺」，載以檻車，謫